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39/PV.9
2 October 1984

CHINESE

大会

第三十九届会议

第九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4年9月26日星期三下午3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卡利法先生

(巴林)

(副主席)

后期主席：

卢萨卡先生

(赞比亚)

(主席)

— 一般性辩论〔9〕(续前)

下列代表发了言：

范登布鲁克先生(荷兰)

杰弗里·豪爵士(联合王国)

安倍先生(日本)

迪扎雷维茨先生(南斯拉夫)

莫兰先生(西班牙)

达纳巴兰先生(新加坡)

哈拉拉姆波普洛斯先生(希腊)

— 工作安排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由于主席不在，副主席哈利法先生（巴林）主持会议。

下午3时25分开会。

议程项目9（续前）

一般性辩论

范登·布罗克斯先生（荷兰）：首先请允许我说，我们看到当选为第三十九届大会主席的是同荷兰有非常密切关系国家的代表，我们感到很高兴。他的智慧和在联合国的丰富经验使他在1981年成为干练的经社理事会主席，我们相信，他的智慧和经验在今后几个月里能使他顺利地指导这个大厅里一百五十九国的代表工作。

同时请允许我表达我国对本组织最新成员国——文莱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昨天，我的爱尔兰同事在大会上代表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发了言。因此，我没有必要重复他发言中的所有内容。因此，我只集中谈谈我们仍然重视的本组织的职能和未来。为此，我要谈一谈我们特别关注的国际问题。

显然，联合国四十周年的主题将是“联合国为了一个更完美的世界”。如果说“我们联合国为了一个更完美的世界”，不是更恰当吗？的确，要由我们，联合国的成员们，真正地团结起来，共同努力建设更完美的世界。联合国毕竟只是我们手中的工具，联合国效力大小程度掌握在其成员手中。按照宪章的话说，“我们联合国人民”决心共同努力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因此，我们同意建立这个国际组织。其基本目标是防止后代再受战祸，重申对基本人权的信念和在更大的自由中促进社会进步和更高的生活水平。联合国四十周年之际应该批评地分析我们在寻求这些目标所能做到的。

说了上述的话，我不想带来这样的印象，很少或没有什么可喜的。秘书长在其大会报告中正确地指出了取得进展的一面。我指的是非殖民化，维持和平活动，

人权和在许多场合安理会能够有效地对付复杂的冲突局势等。此外，还有专门机构在经济发展和人道援助方面所作的有价值工作。

但是对联合国的批评也许比自1945年以来任何时候都要强烈和广泛。我无需列举本组织的缺点，试图列出我们的失败和失望也是无益的。我们当中大部分人对这些问题已很熟悉了。我们认为，所缺少的似乎是一种目的感和通过共同努力克服困难的意愿。多年来，这已导致逐渐地对本组织信念的丧失，其结果是脱离国际主义和多边主义，秘书长在其本届大会的报告中提醒我们注意这一进程。

的确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联合国作为国际合作机构的有效性，甚至有人看到寻求解决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的办法逐渐失效。毫无疑问，问题可能是由于一些联合国所无法控制的因素，例如，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但不止于此。联合国在国际合作领域里应起重要作用，其职能失灵应该引起世界组织的关注。我们感到，似乎仔细检查一下出了什么毛病和采取些什么措施来加强联合国的效力对本组织未来的发挥职能会有有益的影响。我深信，联合国仍是必不可少的，它只有通过自我检查才能变成一个更强大健全的组织。

世界组织正常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是尊重普遍会员制原则。不幸的是，在联合国不同机构中，我们一再见到违反这一原则的建议。如果成员国继续用斧子砍树，树就要死。因此，我要求认真考虑一下我们行动的后果。我担心那样下去，联合国的未来将受到危害。

如此，我对大韩民国仍未被接纳为一个成员国感到遗憾。如果北朝鲜愿意的话，加入成员国的大门也应向它打开。此外，我们希望，不久南北朝鲜将能坐在谈判桌旁来解决它们之间的巨大分歧。

今年底，我们的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满。一位细心的观察家曾经指出：

“被选入安理会是一个荣誉，联合国的全体会员将指望一个被选入安理会任期两年的国家全力以赴并一直无愧于这个荣誉。”

我希望荷兰成功地通过这一考验。

根据秘书长在第三十七届大会上关于本组织的工作报告，安理会已经作出努力，考虑加强其有效性的方法和手段。但是，我们感到非常遗憾的是安理会还未能拟定任何有真实意义的提案。毋庸说，我们将继续寻找机会，以使秘书长报告中的至少一些宝贵建议得到接受。恢复安理会作为有效国际外交工具的最大希望在于各会员国愿意广泛地、而且是建设性地应用宪章规定的程序。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对联合国目标的根深蒂固的怀疑，安理会常遭忽视。安理会要执行其使命，必须要有特别是主要大国的政治支持。联合国的调解不能也不应在每一次国际冲突中成为万灵之药。双边和区域安排在寻求和平解决各国间问题中能起重要作用。这不能改变在世界上，特别是发生严重冲突的情况下，安理会负有维护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这一事实。不言而喻，那些没能遵守安理会决议的人，以自己的行动促成了安理会威信恶化。这种作法的严重性看来要求对它特别注意。

南部非洲的局势仍然留在安理会的议程上。南非拒绝贯彻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因而拖延了纳米比亚的独立，这是公然违反作为一个成员国，贯彻理事会决议的保证。而我们继续赞成实施对南非的进一步有选择的强制性制裁，只要南非政府继续坚持剥夺大部分公民的基本权力。

荷兰一直支持扩大对那个国家的现有的强制性武器禁运。在这方面，我想提醒大会我们试图禁止从南非进口武器的所作的努力。

至于影响中东的问题，我的爱尔兰同事已经详细提出了十国的立场，但我仍想就联合国在中东的维持和平努力讲几句话。不久安理会将不得不审议恢复联合国驻

黎巴嫩临时部队的职责的可能性。从黎巴嫩南部撤出以色列部队将向安理会提供一个独特的机会，把联黎部队重建成该行动区域的和平与安全的保障。我们感到，应该充分探索这一个机会。

至于两伊战争，我们感到鼓舞的是双方都接受联合国观察员来监督他们不攻击平民居住区的保证。在两国间寻求和平的努力将得到极大的加强，如果双方准备最充分的利用联合国的机构。我们将继续非常赞赏秘书长的努力，设法终止这一冲突。

在中美洲，孔塔多拉集团国家正在制订一项在该地区建立和平与稳定的综合计划。为和平与合作目的的孔塔多拉文件正在最后完成的进程使我感到振奋。联合国在接到此项要求时，应尽最大努力支持孔塔多拉国家的工作，以此来鼓励解决区域性问题的区域性方法。

核裁军从一开始就在本届大会的议程上占有显著地位，并且这是很应该的。这些武器的巨大毁灭率使我们面临着空前的窘迫境况，并使我们非常有必要尽一切努力将这些武器使用时所产生的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当然，我们的主要目标仍然是实现在最低武器水平上的稳定。只有通过谈判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因此，我们充分支持美国总统在大会的发言中关于需要加强东西方对话的呼吁，这种对话也应该导致恢复上述谈判。

当前局势中荷兰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是苏联在陆基中程核导弹方面不可接受的优势。我们真诚的希望美国和苏联能够就大规模减少——最好是全面消除——这一类武器达成协议。我们非常重视实现这一目标。但是，如果苏联继续扩大其SS-20导弹的库存，荷兰政府将被迫参加部署这一类武器。*

* 主席就席。

日内瓦裁军会议反映了整个国际社会高度重视就军备的较低和较安全的水平达成有意义的、可核查的协议。使我们感到非常遗憾的是，这个谈判场所的潜力由于持久的程序争论而大大地浪费掉了。记住技术发展的步伐，就防止外空的破坏稳定的军备竞赛的措施达成早期协议应该成为我们议程上的一个优先项目。

最近的事件已再次表明有必要完全禁止化学武器。谈判已有了进展，但是还不够。我们将继续在日内瓦谈判的范围内促进对化学武器的禁止。

联合国做出特别适当贡献的一个方面是促进人权。

联合国理所当然地成为那些遭受歧视、迫害和各虐待的个人的主要希望。我在联合国系统内看到一种日益增长的准备状态去批评依然发生在截然不同的地理和政治环境中的侵犯人权。我还要指出，任何国家都不应以自己的主权权利作为挡箭牌来拒绝各种形式的国际调查。在本届会议上应该呼吁大会根据一项促进人权事业的建议采取行动，并且通过一项反对严刑和其它残酷的非人虐待或惩罚的公约草案。由我国荣幸主持的人权委员会的一个工作小组起草的这项公约的文本将有希望获得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同意。

其它形式的肆意对其它人进行残酷或非人的虐待也是存在的，并不仅仅是传统的或最近的人权文件所包括的那些形式。莽撞的、匿名的恐怖主义暴力继续折磨着这个世界。恐怖分子所能干的残忍行为的一个最近的例子是，上星期在贝鲁特炸美国使馆建筑。荷兰政府强烈谴责这种政治暴力行为，并且呼吁加强国际行动以制止恐怖主义的根源。

荷兰政府承认发展中国家需要外来援助，一星期前它宣布它将继续贡献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一点五作为发展援助。这一援助的大部分将拨给多边资金机构。的确，同国联相比，联合国《宪章》的一项主要成就是承认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作用。回顾一下人们可以指出失败和成功。一个联合国发展体系已经出现。没有这种

体系，今天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同时我们必须承认，目前南北之间正在进行的对话出现了僵局。我们有许多人日益不耐烦地注视着南北对话的状况。迄今我们还未能看见发起在其中诸如能源、粮食、货币和金融、贸易和援助的基本问题将相互联系得以讨论的新的新一轮的全球谈判。但是我们也应该扪心自问看这种概念是否过于雄心勃勃，其基础是否是过高地估计了政府在确定世界经济和社会条件中所能发挥的作用。为了支持持续的变化过程，我们必须阐明我们在一个坦率和建设性的对话中经常不同的概念，我们必须鉴别共同的基础和具体的目标。

首先，在发展合作的态度上指导我国政府的是鉴别的概念，我们已经认识到，经济、社会、政治及文化观点的基本分歧要求采取各式各样的计划，活动和措施。其次，我日益对世界性战略的效力感到犹豫，这些战略倾向于忽略不同国家的问题的多样化。

部门会议的谈判也是全面对话的组成部分。在维也纳召开的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大会作为今年南北关系中的一件大事是相当成功的。大会能够以协商一致意见通过了一些决议，决议包括了促进联合国在工业化方面的活动的实际措施和具体步骤，这对第三世界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决议的顺利贯彻将大大地取决于援助国提供已同意的额外资金的意愿。我们自己准备这样做。

在同第三世界有特殊关系的另一方面，即人口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墨西哥国际会议的成果，尽管它不幸受到政治化势力的影响。

在资源有限的时期，联合国应该象其会员国一样通过预算限制和成本效率的规则来管理。严格控制官方开支，适当管理及控制常规活动是势在必行的，以便保障本组织的未来。作为一个对联合国预算，许多专门机构的预算和自愿基金的重要捐款国，我们感到有理由要求本组织尽可能有效地利用可得到的资源。预算限制和成本效率也同等重要。

在努力控制日益变得臃肿的官僚机构方面，我欢迎秘书长在他的年度报告中的讲话，他将努力改善秘书处的工作效率。我们希望类似意愿也将在专门机构中表现出来。当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一个例子。管理失当、政治化以及追求一些并不能得到所有会员国支持的花费很高的活动是这个组织不幸偏离轨道的失误所在。

我国政府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是维持和平活动的财政来源问题。由于一些重要会员国拒绝支付它们的摊派捐款，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累积短缺将达到两亿美元。在这届大会上荷兰代表团将考虑可能采取哪些措施来改变这种状况，这种状况对提供部队的那些国家来说是非常不公正，它还可能最终破坏联合国的维持和平的职能。

在联合国的范围内，我们寻求政治和经济对话。多年来我们建立了一系列的组织，这些组织仅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自立。今天的世界不能够没有这个体系。与此同时，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各个国家也都对这个体系正变得越来越不能满足需要负有责任。联合国的四十周年纪念日似乎是一个适当的时机，来思考改善联合国的职能、它的决策过程和它有效性的方法。

本着这种精神，荷兰代表团准备提出一些建议，以便改善联合国各个机构的繁琐的日程，努力使其决策过程更有生气。可以肯定不是每一场辩论都一定有必要产生一个新的决议。协商一致只有我们真正的，我重复一遍，真正的协调了我们的观点才是有意义的。这并不是说在观点上已经没有分歧了，当然是有分歧的。但是，这些分歧应当在适当的政治场合来讨论。让我们尽一切努力不要引进一些常常是对某一具体机构工作范围以外的有争议的问题来使联合国系统的某一技术组织的工作陷于瘫痪。荷兰代表团将比以往更坚决地反对这些做法，因为这些做法严重地破坏了有关组织的正常发挥职能，甚至破坏了这个组织的前途。

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国际主义和多边主义上出现了倒退，而此刻世界形势的实际发展似乎恰恰需要向另一个方向前进。秘书长表

示希望全世界的研究政治的科学家和学者以及世界上的领导人和外交家们能够思考这种现象。我们肯定认为秘书长要求进行自我检查的呼吁肯定是非常有用的。

此刻，我想重提一下我的前任在第一届联大上的发言：

“我们深信本组织取得成功不在于建立大批的机构、制订大量的表格和报告，而在于实际行动。”（A/PV.41.O.825）

我是否可以加上一句：真正的国际合作的行动。很清楚，这就是本组织的成员所面临的共同任务。

杰弗里·豪爵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首先我要同其它代表一起祝贺你当选为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主席。我祝愿你在今后几个月中成功地主持本届大会的工作。我感谢前任主席伊留埃先生为履行职责尽了最大的努力。我高兴祝贺文莱在上周成为联合国的第159个会员国。

还请允许我向我们秘书长热烈表示敬意。他为解决世界问题所做的不懈努力继续得到我们高度的赞扬和支持。

两年前，秘书长在他第一份关于本组织工作报告中指出了多边主义的危机。他说：世界“非常危险地接近新的国际无政府状态”。（A/37/a, P1）他今年的报告和以往一样清楚地表明我们在实现他两年前确定的目标方面进展甚微。秘书长坦率地告诉我们会员国可以而且必须做哪些事情来克服使我们至今无法建立一个更美好世界的障碍。几乎四十年前，就是这个理想激励了我们《宪章》起草的。

联合国刚成立一年时，温斯顿·丘吉尔在密苏里的富尔顿谈到，必须有政治意愿才能使这个新生的组织成为实际的和平力量；他说：“我们必须确保，它的工作富有成效，它是实在的而不是虚假的，是行动的力量而高谈阔论的讲坛，是真正的和平圣殿……而不是通天塔里的争斗场所。”

温斯顿·丘吉尔肯定会赞成秘书长报告中十分明显的实际精神，而且我也坚决支持最近他向我们发出的呼吁：

“问我们自己在具体的情况下可以采取哪些有益的措施，而不是开始为不取这些措施找各种借口。”（A/39/1, P. 6）

因为丘吉尔深邃的看法仍象过去一样有意义。 解决世界问题的有效的国际合作需要的不仅是反复推敲的发言和仔细起草的决议。

这对我们解决世界经济问题的态度最重要。 七个主要工业化国家每年召开的首脑会议是我所考虑的这种解决问题的务实态度的一个好例子。 今年六月联合王国主持了首脑会议的第十届会议。 我们就世界复苏的关键问题达成了广泛的一致意见。 同时，我们认真地考虑了许多国家仍然面临的困难。 尽管存在着这些困难，在过去一年中，情况有了相当大的改善。 两年前，世界贸易实际下降。 去年仅仅增长了2%。 今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告，世界贸易将增长8.5%。

这种复苏不仅限于工业化国家，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前景也改善了，并且在进一步改善。 今年非产油发展中国家的经常项目赤字预计不到1981年水平的一半。 而且今年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将达到3.7%。 这个重大的改善不是轻而易举实现的。

我赞扬许多发展中国家常常在确实有社会和政治困难的情况下成功地执行了调整政策。 如果我们要处理和减轻国际债务问题，就必须继续维护和更广泛地采取这些政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德拉霍赛先生正确地强调了这一点，他说：

“发展中国家的努力应该得到工业化国家的支持，因为工业化国家有能力建立一个更加强大和有活力的世界经济。 也应该得到协调行动的支持，以保证充分的国际资金和开放的贸易条件。”

发展中国家问题的一个主要根源是高的国际利率。 美国经济表明，开放和乐意面对改革的社会的确可以提供新的就业机会。 但是目前的美国预算赤字额和因此产生的高利率仍然威胁着世界性的复苏。 我们欢迎美国政府承认有必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希望能保持这种承认并且见诸于实际行动。 低的世界利率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它可以减轻偿还债务的负担。 这反过来使许多国家增加进口。 贸易的普通增加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世界的经济问题只能通过以这种相互依存的精神进行的合作加以解决。当然，我国决心和债务国密切合作，逐案地谋求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困难的办法。现在的挑战是采取确有成功机会的可行的措施。

英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在六月份举行的伦敦经济首脑会议上我们讨论了这些建议。我的同事，财政大臣劳森先生昨天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上介绍了这些建议。他提议使用在多年期内重新安排偿债日期；加强在世界银行及其同行的作用；扩大对债务国的私人投资和更大量地提供稳定的长期资金。这些建议如能付诸实施债务国将受益非浅。但是毫无疑问，最大的帮助将来的持续而日益扩大的经济复苏。

工业化国家在使经济复苏延及其国家这一方面负有特殊的责任。我们必须认真地作出努力，以抵制并减少保护主义。要恢复世界贸易的活力必须借助开放市场。在这一点上，鉴于美元汇率及其利率的极端重要性，美国应发挥独特的作用。

国际开发协会获得的资金没有象我们希望的那样得到增加，这使我们感到失望。因此，作出特殊的努力，帮助最贫穷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就变得更其重要。我们对非洲大部分国家遇到的特殊情况不能视而不见，对秘书长要求支援的呼声也不能充耳不闻。这些特殊情况需要采取特殊的措施。

事实真相是不可能找到立杆见影的解决办法。需要的是，表现出共同的决心，以谋求全面而稳健的、常常是毫不惊人的进展。上述经济问题的解决办法如要持久地行之有效就必须牢牢地扎根于政治现实。我颇感鼓舞的是，各国政府已表示愿意确定他们能够或将共同采取的切实措施。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世界经济前景要比一、二年前光明的主要原因。

经济领域里行之有效的处理方法同样适用于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在这一点上同样有必要采取切实措施来解决实际问题。这一必要性最为紧迫的莫过于在东西方关系方面。这样说并非是因为目前所发生的情况，而是因为目前尚未发生的情

况。因为在这一领域里并不象解决经济问题那样已经就前进道路达成了一致意见。秘书长在他的年度报告中指出：

“大国间的紧张势力因裁军和军备控制未能取得进展而加剧”。

我同意他的分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从头做起的原因。里根总统在本周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这些建议将能引导我们走向这一方向。各方都必须抵制采用这种方法来确定困难的诱惑，相反，我们应该确定在那些看法上我们能达成一致意见。

去年葛罗米柯和我会晤了不下四次。每次会晤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两国间的分歧——不过这些分歧都是实实在在的——而是我们所谓的两国人民的基本目标方面的相似性。这种根本方针的相似性见诸于双方打破军备竞赛恶性循环的愿望；见诸于我们要求加强东西方关系的共同目标；也常常见诸于行文措词方面明显的相似。我发现我完全赞同经互会6月首脑会议的措词：

“世界上的问题，包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历史之争，没有一个是能够通过军事手段加以解决的”。

因此，使我们产生分歧的并不是我们所使用的词语，而是我们赋予这些词语的含意。我们的使命应该是填补这一鸿沟，本着相互谅解的精神协调我们不同的目标，使之符合我们共同安全的根本利益。

各方都声明愿意进行更全面的对话。我根本不相信，这一点会办不到。我相信我们能够找到一种共同的办法来解决这些对所有各方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丘吉尔在苏里大学进行演讲时还呼吁建立广泛的相互信任：

“英国人民对苏联各族人民均深怀同情和良好的心愿。我毫不怀疑美国人民同样如此。我们有决心力排分歧，力克挫折，以求建立经久不衰之友谊……”，40年过去了，这仍是我们的希望。

1984年，西方在每一次军备控制的谈判中都提出了广泛而切实的建议。我们在斯德哥尔摩已提出了能够加强全欧信任和安全的具体措施。我们在维也纳提出

了一项新的重大建议，以期消除有关东欧武装部队数量的长期分歧。在日内瓦，英国就禁止使用化学武器条约的核查措施提出了两项倡议；同时美国递交了一份新的条约草案。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却终止了核武器会谈，我对此深感遗憾。大家一致同意，在东西方议程的所有议题中，控制和裁减核武器乃是最为重要的一项。然而在军备管制方面恰恰就是这一内容目前还没有摆到谈判桌上来。美国已主动提出，不论何时何地都愿意在不附带先决条件的情况下恢复这些会谈。苏联如能作出积极响应，整个世界将鼓掌欢迎。

外空军备管制的问题也是如此。6月29日苏联政府提议应于9月份在维也纳着手谈判，并要求迅速给予答复。美国人作出了积极而严肃的响应。可是时至今日苏联人似乎仍未能肯定的答复。对话尚且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更何况进行谈判呢？面对空席而坐，何以进行交谈！我希望，苏联能显示政治意愿。在谈判桌旁按位就座。这样，它就会发现西方是极愿会谈的。

自1982年以来，英中两国政府关于香港前途的谈判一直在进行。这一谈判实为如何解决难题的出色楷模。今天早些时候两国政府在北京草签了一项有关香港前途的协议草案。这是通情达理所取得的成就。它表明，在寻求解决国际问题的过程中只有在所有各方均表现出勇气、想象力和政治意愿才能取得一致意见。邓小平主席的观点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就是以这种积极态度处理问题的范例。香港人民将希望由他们自己来评价这些谈判的成果。但我已经确信我们达成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

英国与塞浦路斯也有着特殊的关系，该岛的情况对英国也是休戚相关的。我希望，在塞岛问题上我们也能在继续寻求解决办法的努力中早日取得进展。秘书长目前正力图促使双方恢复两族间的会谈。我们不应让这一努力遭受挫折。只有通过会谈才有可能解决更广泛范围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英国政府支持秘书长履行其使命。我们时刻准备尽力协助他。

我现在谈世界三个动乱地区的问题，在这些地方如不能解决使它们发生分歧的争端，后果可能很严重。

在中东，令人深感失望的是，今年我们又一次没能就阿拉伯——以色列争端的解决办法取得进展，但现在以色列新政府的组成，给我们一次机会，来书写新的篇章。公正的解决办法的轮廓许多年来一直很明确。必须满足以色列在安全和公认的边界内存生存的权利以及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但，除非争端各方具有采取和平所需要的大胆措施的政治勇气，不然国际社会的原则计划和声明本身的价值就会十分有限。

现在，这种措施有可能在任何人的安全不会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实现。以色列新政府可以制止在占领领土上建立非法居民点的政策。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可以不失时机地制定出现实和共同的谈判立场。美国在对于争端双方的影响中处于独一无二的地位。它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星期一，里根总统重申，美国为寻求公正和持久和平而作出的承诺。我对此表示热烈的欢迎。正如欧洲共同体的主席昨天明确表示的那样，我们和我们欧洲的伙伴愿意提供协助，并利用我们的影响为取得我们长期未能实现的和平而努力。

在黎巴嫩，黎巴嫩政府为使其长期受苦的国家恢复和平所做的努力应得到我们所有人的支持。共同体十国不断发出呼吁，要求在黎巴嫩政府的同意下，尽早撤出所有外国军队。其主席星期二在就职声明中重申了这一呼吁。我们认为，民族和解与外国军队的撤离应一道进行。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在黎巴嫩南部继续起着有益的作用，其作用——如同秘书长在4月指出的那样——若予扩大，可以收到裨益。

在海湾地区，我们将继续支持有希望使伊朗和伊拉克之间长久和悲剧性的冲突得以终止的任何倡议。我们欢迎联合国决定派遣一个联合国小组，以调查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美国政府明确谴责任何人使用化学武器。我们受到鼓舞的是，双方都继续支持秘书长呼吁避免攻击人口文化中心。我们希望它们采取进一步措

施，以缩小冲突的规模，并希望，这一点将为争端的体面解决铺平道路。

南部非洲是没能在解决争端方面取得进展的另一地区，这一失败所产生的影响会远远超出这一地区的范围。过去几周的事态充分表明南非政府现行的政策具有更大的危险。它们突出地表明，必需立即在建立得到所有南非人支持的政府体制方面取得真正的进展。只有通过在南非内部的对话以及南非与世界的对话才能实现这目标。

尽管如此，在缓和该地区的紧张局势方面也取得了某些进展。我特别欢迎莫桑比克与南非之间在恩科马蒂协议之后所进行的广泛接触。我们也欢迎关于南非部队撤出安哥拉南部的协议。我们将继续努力，进一步采取措施，以期早日解决纳米比亚问题。

在中美洲，如果我们要制止事态向不稳定方面发展并促进社会和政治发展的话，必须采取步调一致的行动。使该地区遭殃的冲突和政治混乱的根源在于该地区。这些问题被那些不顾地区稳定和民主发展而宁愿追求他们自己的政治目标的人所利用并且加以恶化。

我们对萨尔瓦多今年的民主选举感到鼓舞的原因即在于此。而且，同我们的共同体伙伴一样，我们大力支持孔塔多拉集团的倡议的原因即在于此。我对下周在圣约瑟举行共同体十国中美洲国家、孔塔多拉集团国家、西班牙以及葡萄牙外长之间的会议寄予极大希望。这是一个重要机会，我们可借以强调我们在促进与鼓励和平方面的积极兴趣。我们的目的是对该地区的民主与发展作出实际贡献。

我现在必须谈我国与阿根廷的关系问题了。阿根廷新当选的总统星期一在本届联大发言。让我再次强调指出，我们衷心欢迎阿根廷恢复民主政府。我们愿意在新的基础上，努力实现使我们之间的关系在两年前的悲剧事态发生之后趋于正常。我们坚信，这符合英国的利益，符合阿根廷的利益，符合我们拉丁美洲朋友的利益，也符合福克兰群岛居民的利益。

当然，在福克兰群岛主权问题上，英国与阿根廷各持己见，互不相让。人们不应忘记，我们1982年正在就这个问题进行谈判时，阿根廷发动了对该群岛的野蛮入侵。现在的阿根廷政府对那次灾难性的行动是没有责任的，但是，它的后果却不能被一笔勾销。

我上面已谈到，我们十分重视改善我们与阿根廷的关系，我们已作出真诚和持久的努力，以便与阿根廷政府在进行直接会谈的基础上达到协议。很清楚，如果这些会谈不是从一开始就解决使我们发生分歧的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它们就不能解决主权问题。因此，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满足双方的合法要求。在瑞士和巴西政府作为保护国的支持下，并进行了大量仔细工作之后，取得了明确和令人满意的会谈基础，并为所有人接受。

当伯尔尼会谈开始时，阿根廷采取了与这个双方已达成同意的基础不相符的立场。他们的代表坚持认为，如没有确定建立一种机制以允许就主权进行谈判，那么在关系正常化方面就不可能取得进展。这就完全推翻了我们之间已同意进行会谈的基础。因此，会谈中止了。这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机会。我认为，许多人象我一样，一定会感到失望，阿芳辛总统两天之前在本届联大会议上，再次清楚地表示了同样的立场，以此作为我们之间会谈的先决条件。

让我也强调指出，在这个争端中涉及到的更根本原则是不能忽视的，这就是自决的原则。这是英国人民，以及联合国每一个会员国尽心维护的原则。福克兰群岛的居民同其他人一样，拥有自决权。我们曾希望，阿根廷新政府由于尊重民主和人权，本应愿意承认福克兰群岛居民的这一根本权利。

那些呼吁我们就群岛主权进行谈判的人应当想想，它们究竟要求我们作的是什么。就阿根廷而言，这些会谈只可能有一种结果：不顾福克兰群岛居民的意愿移交对该群岛的主权。如让我们这样作，就是要让我们推翻《宪章》所载的自决原则。

我们将继续进行福克兰群岛的经济和宪法方面的建设。我们将维持保卫群岛所需的最少数量的部队。让我强调“保卫群岛”这几个字。我们只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制定了我们的军事部署。”

通过解决能够取得进展的实际问题，我们已经探讨过改善与阿根廷关系的方法，以对双方都有益。我仍然坚信，在我所描绘的困难的情况下，取得进步的唯一方法是找到一条道路，以便能够采取在我们两国人民间重建信任的实际措施。

在阿富汗和柬埔寨人民有权选择自己政府这个问题尚待解决。外部世界很不了解阿富汗人民遭受的苦难。我们不能忽视我的爱尔兰同事已经说过的这一问题的严酷现实。我们充分支持秘书长的努力，谋求确保《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各次联合国决议得到实施，以恢复独立和不结盟的阿富汗。要做到这点苏联必须撤军。

越南占领军依然留在柬埔寨，尽管近几年以压倒多数通过的决议呼吁全部撤军。英国政府继续支持柬埔寨人民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朝鲜半岛继续分裂一直是令人关心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存在时间远远超过对阿富汗和柬埔寨的占领。我今年早些时候对板门店的访问使我想起了这个不幸的事实。英国政府仍然相信，大韩民国提出的在双方之间进行直接对话是和平解决的最好前景。

世界上还有一个最后的地区我想提一下，尽管外长们不常去访问。今年是《南极条约》签订20周年。这是政治远见的一个出色例子。

我们在这个大厅里讨论许多全球和区域政治问题。但是当我们讨论时，很容易忘了个人自由和福利的基本事实。《宪章》的制定者对此非常清楚。他们写道：

“促进和鼓励对所有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

作为本组织的主要目标。

在这一意图和世界许多地方仍然存在的对人权的粗暴违反两者之间的鸿沟使我震惊。这类违反人权的事件有时是以政治、社会或宗教意识形态的名义，由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主要签署国一手创造的。有时这种违反人权现象产生于无政府和混乱状况。不管它们在哪发生，违反人权者可能以什么理由进行辩解，我国政府对这些事件感到遗憾。

一种特别粗暴地违反最基本的人权——生命权和自由权——的形式是恐怖主义。上周贝鲁特的可怖事件，冷酷地提醒了我们这一不断增长的罪恶。恐怖主义事件常常是一小撮发疯的狂人制造的。但是他们越来越得到个别误入歧途的政府的物质支持。就象秘书长的报告所表明的那样，各种可恶形式的暴力中，政治动机越来越多。世界各地都不能幸免。经常是无辜的男女承受了对文明社会的基本价值的这种攻击。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进行盲目屠杀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我们必须以国际社会能够获得的一切合法手段对此进行抵抗。

政府和它们驻国外的代表愈来愈多地卷入恐怖主义已经暴露了另一个紧迫问题：滥用外交豁免权。这是我们必须密切关注的问题。许多代表知道，我国政府正在审查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执行情况。我们正在寻求方法，加强控制外交使团成员的不可接受的活动。总的说来，在20多年中，该公约起了有益的作用。几个世纪来，它的基本原则通过主权国家间性质截然不同的应用，经受了考验。现在缺乏的是签署国的决心，真正严格地应用它包含的保障措施和制裁。6月份伦敦首脑会议发表的关于恐怖主义的宣言和本月初欧洲共同体在都柏林商定的措施表明，只要有政治决心，各国能够迅速采取实际行动，解决国际问题。

最后，让我回到我开始时的主题。今天在谈到我们所面临的全球和区域问题时，我多次提到需要现实的措施和实际解决方法。我这样说是出于我个人的坚定信念，这一信念由于我在我们自己国家和国际事务中的政治生活的经验而不断加强。我们面临的争端和意见分歧从本质上说都不是不可解决的。很多情况下我们已经

能够看到解决方法的轮廓。几乎在每一情况下，所需要的是政治意愿——首先是为实际协定工作的政治意愿，以及充满勇气、想象力和坚定决心以合理和现实方式进行谈判的政治意愿。经常，也许在大部分情况下，这将意味着追求有限的，然而却是可行的目标。这是一个逐步的方法，要求持续在各方间建立信任。这将意味着把问题化整为零，便于驾驭，并且这将需要一种谅解精神，考虑到争端双方的政治和经济现实。

这样的方法不推崇慷慨陈辞的意向宣言和没有生命力的最低目标声明。但是它赞赏稳健的，也许是不引人注目的，常常是私下的谈判，并且它一旦成功，得益非浅。我前面已经说过，英国和中国政府草签了一项关于香港前途的历史性协议。但是其意不仅限于此。协议本身，也许更多的是达成协议的进程有力地象征了实际可以处理似乎难以解决的问题的方法。主席先生，这就是今天下午我结束前要向你提出的建议。

安倍先生（日本）：主席先生，我代表日本政府和人民最真诚地祝贺您当选为第三十九届大会的主席。我相信，鉴于您的丰富经验和明智的看法，本届大会将取得成功。请您相信，日本代表团将全力同您合作，支持您履行您的重要职责。

同时，我要深深感谢三十八届大会主席豪尔赫·伊留埃卡先生阁下，感谢他干练地履行了他的繁重职责。

我还想借此机会向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敬意。当我们开始第三个年头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时，他的坚定的努力和面对着严峻的国际局势所表现出来的干练的领导才能使我深受鼓舞。

我很高兴地能够真诚地欢迎文莱国成为联合国的第159个会员国。日本本身也是一个亚洲国家，所以它非常高兴地欢迎这个新会员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将近四十年了。在这一时期，全世界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化。这些日益加速的变化其范围极广，意义重大，使任何

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单独地做出足够的反应，但紧迫的形势又要求我们毫不拖延地做出反应。现在迫切需要有新的看法和进行新的国际合作。然而，国际形势依然紧张。

东西方关系，特别是美苏关系正在愈益萎缩，美苏之间的军备控制和裁军会谈业已中止。地区冲突和争端继续造成全球性的不稳定。

在世界经济中，尽管主要集中在工业化国家的复苏已经出现并不断巩固，但失业和庞大的政府赤字问题仍未解决。发展中国家依旧面临一大堆的困难，这可从他们日益加重的外债负担和非洲严重的粮食形势中看出。

然而，与此同时，在联合国及各种多边和双边会谈中进行耐心的合作，以缓和紧张局势和促进经济复苏的努力正在进行着。这些合作努力的势头正在逐渐扩大。

回顾过去，日本战后的和平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的国际形势促成的。今天，国际气候的变化和日本经济的增长意味着人们越来越期望日本履行同其国力相适应的新的国际责任。

自担任外交大臣以来，我一直在谋求加强日本的外交努力以促进裁军和缓和紧张局势，设法通过经济交流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活跃起来，加强同自由世界的合作团结纽带，促进日本同亚太地区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为促进相互谅解促进同东方集团的相互了解，从而给亚洲和世界带来和平与繁荣。由于国际形势正日益困难，我制定了“创造性外交”的政策，以更积极、更富有建设性的态度去实现上述的五个目标，决心以此来回答国际社会寄予日本的希望。

我现在想从这个角度就一些我认为特别重要的国际问题发表一些意见，解释日本的外交政策及日本就这些问题所作的努力。

第一个问题是创造有利于和平的气氛。在当今世界不稳定的情况下，避免一场有可能是灾难性的战争的最好和最有把握的途径，就是遏制扩张，更重要的是避免世界各地爆发的地区冲突升级，然后缓和这些冲突，寻求途径从根本上予以解决问题。

两伊冲突的紧张局势仍然在继续。秘书长今年六月的建议促使双方达成不攻击平民居住区的协议。日本相信这些协议是禁止冲突进一步升级的重要步骤，日本对秘书长提出这一建议，以及对伊朗和伊拉克同意这一建议表示最崇高的敬意。然而，我国政府对最近轰炸两国的工业和经济设施一事表示遗憾。

今后，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首先是如何避免任何冲突的升级。其次是如何在目前努力的基础上进一步减少冲突。我希望，秘书长为此目的，将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我深信，这些努力的影响将能保证和平进程的成功。从这个方面来说，我非常希望以下二点尽快得以实现：

第一是化学武器问题。鉴于目前的情况。达成一项明确的谅解似乎是至关重要的，即，今后不再出现违反1925年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日内瓦议订书的事件。

第二，海湾安全航行的问题，这不仅对伊朗和伊拉克，而且对所有国家来说都是重要的。保证安全航行要求在海湾的国际水域内遵守自由航行的原则，以及尊重安全使用码头和港口。极为重要的是，两国的码头和港口不应遭到任何形式的攻击。在为有关的码头和港口划定界限时联合国以前通过的决议可供参考。

我深信，实现这二点将有助于创造一种有利公正和体面地解决这一长达五年冲突的气候。我强烈希望，这些问题应一起得到全面和严肃的审议。

在我担任外交大臣的整个期间，我十分关注这一地区的局势。我好几次会见了两国的领导人，对他们的各自立场有了富有同情的理解，并且请求双方早日取得和平。在同秘书长和所有其他谋求该地区和平的国家的磋商时，我打算继续竭尽全力创造有助于和平的气氛。

谈到亚洲，柬埔寨问题仍未解决。日本一贯支持以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柬埔寨和行使柬埔寨人民自决权利为基础而全面地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同时，日本相信，在坚持其基本立场的同时，继续探索不同的渠道，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线索，这是十分重要的。根据这一观点，我同参加对话者一起在今年7月召开的东南亚联盟（东盟）部长级会议上提出了有关提供财政援助的三点建议。

概述这一建议，第一点是关于为维持和平活动给予财政合作，如果去年9月东盟的要求在所有有关国家的同意下得以执行的话。第二点是关于诸如提供人员的合作，如果在整个柬埔寨举行在国际监督下的自由选举的话。第三，在柬埔寨恢复和平后，日本将为重建印度支那提供合作。

日本充分意识到在通往柬埔寨和平的道路上有许多困难，故希望，这一建议将有助于创造一种有利于在印度支那取得和平的气氛。我们打算继续同东盟国家以及同包括越南在内的其他有关国家进行对话。

虽然在朝鲜半岛继续存在着紧张局势，朝鲜问题应根本上通过南北当局的直接对话和平加以解决。日本强烈希望，双方将尽早恢复实质性的对话。

本月初，大韩民国全斗焕阁下正式访问了日本。在那个场合下，日本重申它欢迎并支持南北朝鲜加入联合国，如果双方认为参加联合国是走向朝鲜半岛统一道路上的一步，并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和促进联合国的普遍性原则。

至于日本，它将继续以各种方法创造有助于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气氛。

在世界其他地区，我感到十分遗憾的是，在过去的一年里，在解决阿富汗问题和中东问题上没有取得具体的进展。在阿富汗，我呼吁各有关方面迅速撤出苏联军队、恢复阿富汗人民的自决权，并使难民能安全和体面地返回家园。在中东和平问题上，我再一次请求有关的头面人物为在中东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的和平作出更大的努力。

尽管七月份在黎巴嫩执行了恢复国内秩序的计划，美国大使馆建筑物就在上星期遭到野蛮的爆炸。这一悲惨事件表明，黎巴嫩的和平是如此脆弱。为了黎巴嫩的稳定，我希望所有有关方面为撤出所有外国军队和实现全国和解加倍努力。

日本强烈呼吁南非共和国放弃其种族歧视政策。同样，我们希望纳米比亚独立问题将通过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迅速加以解决，以及联合国将行使对这问题的领导权。

在局势继续紧张的中美洲，日本坚决支持孔塔多拉集团正在做出的努力以及其它的区域间的努力。

苏联是日本的重要邻国，今年我想再次谈谈日苏关系。使我感到极为遗憾的是，苏联不仅拒绝坐下来讨论悬而未决的日本北方领土问题，而且近年来甚至在我们的北方领土部署和加强其军事力量。日本非常希望解决这一领土问题，并且同苏联缔结和平条约，这样能够促进建立一种以相互了解和信任为基础的稳定关系。因此，我们要继续扩大和加强同苏联的对话，我希望苏联将表示出相似的意愿。

下面我要谈一下谋求持久的结构性的和平——这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另一优先项目。

当今储存的过多的核武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我们必须想法消除这种威胁。

今年6月我参加了日内瓦的裁军会议，成为参加这个会议的第一个日本外长，我呼吁美国、苏联以及世界上所有国家做出认真的努力来实现裁军。特别是针对中程核力量以及目前中断的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战略武器裁减会谈谈判，我强烈呼吁苏联履行其作为超级核大国的重大职责：尽快地不带任何先决条件回到谈判桌上来，以对全球普遍的和平要求做出反应并维持和加强核武器不扩散条约的制度。

作为推进全面核禁试目标的一种方法，我建议采取一种现实的态度，即随着多边核查能力的改进，核禁试的“门槛”应逐步放低。我非常希望明年的裁军会议能更详尽地研究和讨论这一建议。在不涉及核武器的领域内，这个世界比以往更敏锐地认识到禁止化学武器的必要性。

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问题也已成了国际上日益关切的问题，最近产生了一种美国和苏联可能很快进行对话的希望。这些希望反映出所有国家的人民要求军备控制和恢复裁军谈判的强烈愿望。我真诚希望，为了对这些愿望做出反应，核裁军会谈要取得进展，东西方关系要得以改善。

我们今天集会的场所——联合国是世界上许多国家一致同意的和平的唯一制度化的基础。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之后，日本宣布把自己放弃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一种方法，并一直做出努力来和平解决争端。日本重申这一基本政策立场，决心通过安理会，国际法院和联合国的其它机构对和平解决冲突和维护与加强和平做出更积极的贡献。

虽然最近有些人批评和藐视联合国，但是我们决不能忘记，今天全球社会所面临政治和经济困难的规模与复杂性是任何一个国家采取单独行动难以解决的，而只能通过多边合作来解决。

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在其今年的年度报告中写道：

“为了使联合国工作得更好，现在首先需要的是一种坚决和不懈的努力在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之间做到平衡。

“……因此，我要重申我的呼吁，即要求采取一种多边和合理的态度处理国际和平与发展的问題”。
(A/39/1 第12页)

我完全同意秘书长的观点，我要在全世界和平与繁荣的范围内寻求日本的和平与繁荣。

明年是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时刻让所有会员国认真考虑，当我们展望二十一世纪时，应该如何最好地加强联合国组织的力量和职责。日本保证履行它的国际职责，并同其它会员国一道为加强这一国际机构的活力而工作。

第三，我想谈一下为了适应新时代所必须采取、而又为人类的生存与繁荣所要求的行动。

非洲的新国家在1960年非洲之年是那么年轻和健壮，而今天却面临着几乎是不可忍受困难。在非洲大陆，15,000多万人遭受营养不良和饥饿，每天不幸死亡的人越来越多。这种形势甚至比战争更糟——这是对和平的亵渎。这种悲剧继续存在，我们怎么能谈和平呢？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今年早些时候要求为非洲的危机提供救济，这是非常及时的。现在我们面临

的问题是，世界是否将同情地对这个悲剧做出反应，而联合国本身的价值处在危险之中。

这一空前危机的产生并不只是由于一种具有许多根深蒂固的结构原因的本质变化所造成。同样地，消除饥饿也明显是亟需的，而在更基本的水平上我们必须去掌握结构因素的复杂网络，我们必须以一种由国际社会参加的合作和全面的解决办法而不是用为数众多的迷惑人的矛盾的政策反应来处理这个问题。

请允许我建议，把所有联合国机构动员起来，制定一个统一的非洲行动计划，以有效地利用联合国的所有能力。同时，请允许我号召所有联合国会员国支持并参加联合国根据这个计划所采取的具体行动。

作为第一步，日本今年已经保证向非洲提供一亿多美元的粮食援助，我们同非洲国家正在进行坦率的讨论以探索在促进这个地区的粮食生产以及有效地与它们的国家建设合作方面我们能提供什么帮助。在过去十年里，日本大大地增加了同非洲国家的经济合作，并且我们已经是非洲开发基金和非洲开发银行的第二大赞助者了。在技术合作领域内，百分之四十以上的日本海外合作志愿者被派往非洲，以促进基层的合作。在日本国内，从9月28日开始的那个月被宣布为“非洲月”，我们打算宣传非洲的文化，社会和历史传统以进一步增进日本对当前非洲处境的了解，开展一个范围广泛的筹款运动，并激起群众对非洲国家的支持与合作。

我希望这届大会关于非洲问题的辩论将是一个机会来集中我们各个国家的努力并产生所必需的动力以克服那个大陆的危机。

下面，我想谈谈世界经济问题。今天，所有的国家，不管是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发现它们的经济不可逆转地相互依赖。各国之间有效的合作对于克服世界经济的复杂困难是必不可少的。

有一个问题需要有效的国际合作，也是今天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债台高筑问题。这一问题不仅有可能给债务国造成灾难，也可能破坏整个世界经济。无视这个问题对我们有害无益。

因为债务国的经济如此多样化，所以耐心细致地制定出应付措施来对付每一个局势是必要的。虽然有关各方的坚定合作至今避免了崩溃，但我们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仍然需要化费很多时间和精力。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的主要因素，我认为我们需要债务国努力调整他们为扩大出口而建立的经济结构，也需要债权国作出合作努力来维持向债务国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并进一步改善他们进入工业化国家市场的条件。

最近的事态发展使我感到鼓舞。在今年召开的债务国会议上，例如基多会议和卡塔赫纳会议，拉丁美洲国家强调了解决这个问题的紧迫需要。同时，工业化国家也在鼓励那些国家私营部门进行有效的自助努力，为其债务的偿付作一个多年计划。现在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合作精神。来纽约之前，我访问了墨西哥。墨西哥刚刚达成重新安排债务的协议，这个协议就是这种合作的典范。

扩大贸易对于长期解决债务问题和持续发展世界经济是必不可少的。为了争取达成这一目标，我们必须打退保护主义，维护和加强自由贸易制度。日本认识到这一点，乃去年11月建议开始筹备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自那时起我们一直努力发展这种思想。

在最近伦敦召开的工业化国家首脑会议上就与《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伙伴协商以便及早确定开始新一轮谈判的日期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日本打算继续努力开始新一轮由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参加的范围尽可能广泛的谈判。

因为日本认为官方发展援助是一项重要的国际责任，所以尽管财政情况拮据，还是在一直努力根据在五年之内使官方发展援助增加一倍的中期目标扩大官方发展援助。1983年我们的官方发展援助额比前一年增加24.4%。

日本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并且在与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的领域中做出了特殊努力。我认为技术合作本身是一种创造性的过程；它以符合传统生活方式的作法促进技术进步以满足每个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要。我们打算继续开展这种技术合作。“人力资源开发”长久以来就是日本与东盟国家进行经济技术合作的重要因素。在7月东盟部长级会议上与对话伙伴讨论太平洋地区合作问题时，我强调了“人力资源开

发的必要性，并且我高兴的是这种观点得到了接受而且自此以后成为太平洋广泛性区域合作的主要课题。

如果我们要在南北问题上取得必要的突破，特别是如果我们要进一步促进南北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我认为除了扩大发展援助和“人力资源开发”的努力外，我们还需要我所称的基于一种新认识的南北一致的努力。例如，如果捐助国和受援国双方能进行更密切和更实质性的对话，这将会极大地提高经济合作的效率和效益。同时应当积极利用私营部分积极性以解决发展困难问题。正象在资本合作方面一样，在技术方面建立政府级合作与私营部门合作有机联系的努力肯定会对南北双方愈来愈重要。

今天我们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一阶段，我们利用南北双方的智慧就可开始一种基于新观点的创造性努力来解决南北问题。

我们从哪里获得创建二十一世纪一个崭新世界的能源呢？显而易见，必须来自我们自己。在这个地球上所有有生命的东西中，只有人有力量来塑造自己的命运。今天我们必须利用这种力量。当一个人认识到不同文化的相互促进是如何在人民之间激发起新的可能性，推动历史前进的时候，那末联合国把无论大小所有国家都拉到一起来，在平等基础上各陈己见，这确实是一座产生新的历史动力的反应堆。通讯技术和交通技术的进步使世界各地的人们更加接近，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正在增加。我认为这种大量的接触会大大有助于使各国人民的潜力得以发挥。

人们承认世界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要靠我们来克服这些困难并且步入一个新的时代。我们汲取各国人民的想象力和活力，就可利用人类的创造力为全人类开创一个充满希望的新时代。

迪兹达雷维奇先生（南斯拉夫）：主席先生，我热烈地祝贺您当选为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主席这一崇高职务，我还要满意地指出，赞比亚和南斯拉夫两个不结盟国家关系的特点是真诚的友谊和持久的有益合作。我相信，您在联合国的丰富经验将能大大促进本届大会的成功。

我还愿借此机会，向来自巴拿马的豪尔赫·伊留埃卡先生阁下表示感谢，他权威而英明地主持了三十八届大会的审议工作。

我们高度赞赏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阁下为加强联合国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而作出的持续努力，我们高度赞赏他亲自参与解决许多重要问题的的工作。

我高兴地祝贺文莱国加入联合国。

我感到遗憾的是，就对人类未来有危险影响的严峻形势而言，我们在今年的大会只能再次重申我们多年来一直在表达的估计。许多年来，我们为和平、安全以及平等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作出了共同的努力，而经过艰苦的努力和耐心取得的积极价值和成果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处在危险之中。

自上届大会以来，没有解决任何紧迫的国际问题，连减轻都谈不上，人们可以说，许多问题进一步恶化了。缓和又失去了一年时间，我们面前摆着的还是威胁和平、安全、合作与发展这些现象。一轮新的军备竞赛已经开始，对于能否控制住这一竞赛及其产生的破坏手段，人们已不再有把握。普遍的不安全感以及威胁渐增的感觉，使我们日益受到自我毁灭恐惧的影响。

超级大国之间以及国家集团之间的谈判和对话已让位于竞争、指责和反指责。人们经常从获利和优势的角度来看待谈判的必要性，扩大利益或势力范围和扩大分歧已成为主要的心事而不是考虑如何为克服分歧作出努力，这就是阻碍谈判和协议的论坛和渠道的根本原因。

威胁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家团结，干涉内政、破坏他国内部稳定，不尊重最起码的人权——自决和自由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此类事件层出不穷。暴力和恐怖主义经常被用作国家政策的手段。

国际经济关系方面的危机日趋加剧，世界正面临着新形式的经济、金融和技术依赖以及新殖民主义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处境急剧恶化，这特别反映在债务问题上。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穷国与富国之间的鸿沟似在加深，而发达国家进行全球谈判和共同寻求解决的意愿却在消失。

难道我们面临的不是有人企图阻止开放国际关系和民主化、辩驳并限制促进积极发展的原则和作法这样一种局面吗？我们不是受到旨在维护并扩大富国和强国统治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吗？在一段时间内，紧张形势缓和，理解加深，合作加强，但是此后我们发现，我们认为过去有过的局面又出现了。

这种国际形势对任何人有利吗？与为了他国的利益表现忍让和谈判的时候相比，现在，不是连最强大的国家也觉得受到威胁吗？中断实质性会谈不是破坏了大国长期以来在借以建立其相互关系和尊重方面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吗？难道大多数人的贫穷不对少数人的富有构成威胁吗？

人类如果要生存下去，它的前途只有一个，那就是和平、合作、平等而且各国人民和国家要有权自行决定国内的发展和外交政策。人类已经在通向这样一个未来的路上走了相当一段，然而，人类眼下面临着阻止这一发展的企图。在某些时候，在某些问题上，这类企图能够并且确实会造成事业的暂时中断。如果这类企图持续下去，严重的混乱和分裂就不可避免。从这种企图所带来的结果就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这些旨在阻碍国际关系发展的努力导致了国际关系的恶化，使我们走向严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混乱局面，带来了难以预见的后果。

世界现有的不利局面和条件与有必要而且有可能制止这一危险和倒退的趋势并使其走向和平、公平合作和普遍进步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全世界人民都反对旨在维护世界上任何人的特权和主宰位置的历史上都已过时的概念。不结盟运动的及其政策为国际秩序的变革提出了看法和纲领，以利于全世界人民。

第七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向全世界提出了一个全面而具体的计划，以摆脱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危机并解决危机的焦点：在这个计划带来的未来中，和平、合作与繁荣将成为主体。为了同一目标，而提出的建议正源源来自四面八方。世界并不缺乏克服目前状况的积极性，然而它却缺乏意志和行动，特别是那些对目前形势负有最大责任的国家无此思想和行动。

推动国际关系和人类的未来既不能靠一时冲动，也不能由任何人的单方面利益来决定，或者交给最富有、最强大、最有影响和最发达的国家集团。我们大家的命运取决于国际关系的发展，因此，我们自然应当为促进这种发展做出贡献。

但是，克服目前十分危险的国际形势的最大责任要由大国来负，我们都知道它们相互间的关系对整个国际发展的影响。因此，整个国际社会有权利和义务帮助并促进改善它们的相互关系。

因此，我们要求那些大国能坐到谈判桌上来，通过谈判和互让作出人们希望他们作出的贡献。

我们不能同意，把国际关系和相互关系中的困难和问题纳入冷战思想的轨道。历史上有的是惨痛的教训。这些教训告诉我们，尽管我们的社会制度和思想意识不同，但共存与合作是十分必要的。我们知道，企图输出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或把它们强加于人，企图进行横加干涉以影响他国内部的社会与经济发展意味着什么。我们也知道，在一个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深的世界里，我们在用自己的价值和共同成果相互影响，在用真正有价值的进步和成就相互补充。真正的价值，无论是谁贡献给世界进步宝库的，都不会受国界限制，是用不着人为输出的。

我想大家一定记得，在第三十六届大会以绝大多数通过的《不容干涉和干预别国内政宣言》中，我们增写了这样一段话：

“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均无权以任何方式或以任何理由干涉或干预其他国家的内政和外交。”（第36/103号决议 附件 第1段）

各国负有责任保证自己的国土不被用来侵犯另一国的主权、政治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家团结，或用来破坏另一国的政治、经济或社会稳定。

这些原则实际上被奉行和实施到什么程度呢？遗憾的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还在目睹的，经常是这些原则遭到公然的违反，而不是奉行和实施。而实施这些原则恰恰是通往国际合作、理解、平等与信任之未来的途径。

每发明一件新式武器，我们在和平的赛程中就落后一步。即便是那些把军事优势视为自身安全的国家难道不也因此而在安全和稳定方面受到威胁和扰乱吗？一些人能够在别人的日益不安全的情况下加强其安全吗？难道我们能安于每年把近一万亿美元用于军备而看着数以亿计的人生活在穷困之中，看着每天有数以千计的孩子死于饥饿吗？

我们对于我们能够收住走向绝望深渊的脚步还没有失去希望，但是一旦跌入这个深渊就无法挽回了。

我们记得，我们以及我们不结盟运动的伙伴和其他国家，一贯主张在这个讲坛上通过有利于开始真正裁军进程的措施。我们赞成通过所有旨在防止核战争的建议：冻结研制、生产、储存和布署核武器；早日缔结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一项国际上可以接受的协议，包括向非核武器国家保证不对它们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我们也支持所有以停止外空军备竞赛，禁止使用化学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武器为目的的行动。我们特别支持立即详细制定并通过一个全面和彻底裁军的方案。我们认为建立无核区是使世界摆脱核武器这一沉重负担的一个途径。

应该利用一切机会进行谈判，寻求国际上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

我在发言开始的时候，已经指出，国际经济关系中所存在的危机既严重又引人注目。这种形势充满了政治大动乱和大爆炸的危险。我们似乎进入了许多国家都受到影响的新殖民主义的新热潮时期。发达国家坚持其支配地位的态度正在造成更为深重的经济危机，其结果是这些国家也将不可避免地遭受重大损失和面临难以估量的后果。

在保护主义日益严重、商品价格下跌、利率极高，外汇浮动，官方援助减少——几乎未超过所同意的占国民经济总产值0.7%的指标的一半——的情况下，怎么可能求得发展中国家能予接受的解决办法呢？

难道是最不发达国家令人震惊的悲惨境遇还未能激起国际社会的声援吗？现在是着手采取具体措施以扭转这一危急局面的时候了，现在不应该只是喋喋不休地重复这些国家所受影响最为严重之类的话。非洲格外困难的经济形势使得这一切更为必要。

发展中国家所欠债务是经济关系危机最惊人的反映。这些债务严重地威胁着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它们的政治、社会与经济稳定。

遗憾的是，超过8000亿美元的巨额外债和由于高利率（发展中国家仅今年一年就必须为此而支付七百五十多亿美元）而进一步加重的偿还债务的负担也被用来作为剥削、压迫、干涉内政和榨取发展中国家经济财富的手段。

把整个债务负担一齐转嫁到债务国头上的作法是不能接受的。债权国也要加以分担。必须通过国际社会最广泛的介入，谋求这一世界性问题立即得到解决。达成全球协议是必不可少的，不仅是为了改善支付条件和降低利率，首先和最重要的是保证加快债务国的经济发展。我们完全支持十一个拉丁美洲国家正在为寻求以符合它们自己的利益同时也符合国际社会稳定和最广泛利益的方式克服债务危机所作出的努力。

我们期望国际货币和金融机构，特别是直接参与解决债务问题的机构对发展中国家真正的前景表现出更大的谅解和尊重，放弃现有的不能接受的过时做法。

关于货币和金融促进发展的国际会议将是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一条途径，不结盟运动主席将陈述会议的思想。

我们仍然坚定地认为，发展问题长期、稳定的解决办法必定要求世界经济关系发生深刻的变化，以期通过全球谈判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抗是无法解决危机的。发展中国家不赞同对抗，也不接受对抗。可以通过对话与合作找到一条出路，保障经济稳定，缩小各国间在发展水平上的差距。这样做符合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

实践再一次表明，要公正、持久、全面地解决任何危机的焦点，都必须遵守《联合国宪章》和自决、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平等、不干涉内政、从被占领地区撤出外国军队等原则，并充分尊重各国人民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内部发展和参加国际关系的方式的权利。

我们一贯认为在这些原则基础上有可能解决目前的危机局势，如中东危机；巴勒斯坦人民在其唯一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下实现其不可剥夺的权利；

纳米比亚人民在其唯一真正的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下最终获得独立；结束两伊战争；支持塞浦路斯共和国实现统一和恢复不结盟地位；结束在阿富汗、柬埔寨和格林纳达的外国干涉，以及在孔塔多拉集团的充分支持下消除中美洲和加勒比的危机局势和紧张局势。

地中海是一个冲突四起的地区，南斯拉夫一向积极参加所有旨在恢复地中海区域的缓和气氛和加深了解的努力。为了贯彻去年我们在这里协商一致通过的决议，地中海区域的不结盟国家在他们最近于马耳他召开的部长级会议上，确定了一个共同的立场和计划，加强地中海地区的和平、安全和合作。

在其整个国际活动中，南斯拉夫的出发点是，联合国是维护和平、加强团结和解决国际问题的无可替代的讲坛。

我们反对任何破坏联合国在众多领域里所取得的成果和把这个国际组织从解决当今的主要问题的努力中排除出去的企图。

本届大会面临着许多问题：我们为联合国的40周年纪念日带来了什么？我们从过去40年的经验中学到了什么？由于世界和联合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应该怎么办？从什么地方和怎样继续我们的工作，在这个周年纪念日之际应当为这个问题寻求并找到一个答案，特别是要回答怎样使联合国组织能够更有效地确保尊重和执行我们已经通过和今后将要通过的原则、准则和决定的问题。这个纪念日提供了机会，使尽可能多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聚集于联合国，就有关联合国的作用和当今世界最主要的问题进行有益的对话。

在当前危险的国际形势下，要做一个乐观主义者是很难的。但是我们并不悲观。我们确实有着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未来。我们必须保卫我们所共有的东西，因为我们已作出了很多牺牲，投入了很多努力和希望。因此，我们不应当放弃我们的共同遗产。不仅如此，我们必须在建设比今天更为美好的明天的努力中保护和储备。因此，我们应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响应第七届不结盟首脑会议从新德里发出的号召：

“地球属于我们所有的人。让我们在人人平等，享有尊严的基础上，在和平与真正的兄弟情谊中爱护它吧！”

莫兰先生（西班牙）：主席先生，首先，我愿对您当选为本届大会主席表示我国代表团的祝贺。您在本组织中富有成效的工作清楚地表明了您众所周知的个人和专业品质，这些品质确保我们的工作将在一位意志坚定的专家主持下进行。我向您保证，在您执行任务时，可以指望得到西班牙代表团的真诚合作。

我特别愉快地回顾伊留埃卡主席所做的值得称赞的工作。他曾担任巴拿马国家的最高职务，并且专心承担第三十八届联大会议的工作。

以我国代表团的名义，我还想热烈欢迎本组织的新成员文莱国。文莱国加入联合国扩大了主权国家大家庭。我们祝愿这一独立国家在新生活中兴旺发达。

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其困难的年代，我们正目睹暴力和恐怖主义卷土重来，旧的争端不断加剧，大部分经济危机在不断恶化。简而言之，我们正目睹国际情况的动荡和紧张继续存在。

然而，今天我们拥有的各机构和多边组织，尽管有不足之处，能面对这种挑战。毫无疑问，这些机构和组织是解决全球问题的合适工具，但必须具有一种正确使用它们的政治意志。我特别是指联合国。在这方面，秘书长最近为多边主义所作的呼吁是我们迫切需要的。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这一呼吁*。

西班牙政府抱着幻想，但同时也抱着现实主义态度，在其外交政策的优先考虑事项中写下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主席先生，我能向您保证，我们将竭尽全力加强联合国组织。

和平需要安全保证作为先决条件，但必须建立在公正的基础上，否则不能完整。

今天，西班牙承担了道义责任，为建立一个更安全和更公正的国际秩序作出贡献。因为我们希望有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我们认为在缓和与裁军领域中取得长足的进展是当务之急。然而我们坚信，如果我们不共同努力建立一个更公正的经济

* 法哈多·马尔多纳多先生(厄地马拉)付主席担任主席。

和社会秩序，这些进展将是短命的，不能持久。

我们继续生活在国际社会的紧张之中。这一局势由于大国之间对话的破裂，由于军备竞赛，变得更加糟糕。目前的武器水平既危险又昂贵。我们不能无视普遍的呼吁，特别是年青人的呼声，他们要求我们毫不拖延地终止这种令人震惊的升级。

我们坚信，取得较低军备水平的平衡，而又不危及每个国家合法的安全利益是可能的。

我们向美国和苏联发出了若干呼吁，我们重新呼吁它们尽快恢复会谈，我们相信，目前的局势充满了猜忌和动荡，任何旨在恢复有效，对话的建议应受到各方欢迎。本着这样一种精神，西班牙政府总统发表了声明，支持由阿根廷、希腊、印度、墨西哥、瑞典和坦桑尼亚国家和政府首脑于今年五月发起的所谓“五大洲倡议”。

最近的一些迹象使我们相信，对话的大门仍然开着。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必须扩大交流的途径，重振缓和的精神，恢复促进缓和的办法。

但是，随同大国之间的对话，所有核武器和非核武器国家有责任促进裁军，促进缓和。为此目的，西班牙在它参加的西方安全系统范围内，通过参加各种多边会议，将不遗余力作出贡献。

在联合国内，我们希望裁军会议能不久缔结一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希望会议能在禁止化学武器方面取得人们所期望的结果。在这二个领域，包括核查问题在内的现存障碍不应是无法解决的。

同时，我们希望，裁军会议将特别注意外空军事化问题，如果外空军事化变为事实，一定成为动荡不安的一个新的严重因素。

虽然军备削减和军备控制对维护国际安全至关重要，我们不能忘记建立信任的措施对裁军过程所含有的重要性，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为

了在加强国际关系中的合理性和稳定性。西班牙正寻求在继《马德里宣言》后召开的《斯德哥尔摩会议》上她能发挥的作用，并且相信这一论坛将能制定具体有效的措施。我国代表团在不放弃其最根本原则的前提下，愿意分析并考虑其他国家集团可能会提出的意见。根据在马德里会议上的立场，我国将试图在各方之间建立和睦关系，以捍卫有助于共处和合作的基本原则。

在希望建立真正持久的和平的同时，我们必须努力铲除冲突的根深蒂固的根源：不公平与压迫。

世界许多地区目前仍有酷刑存在，仍有任意拘禁和用武力使人消失的现象。政治迫害仍然使一些国家的公民流亡他乡。种族歧视是许多国家的大患，种族隔离制度最可恶、令人无法容忍的表现。

尽管有此痛苦的事实，我们仍不能无视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在确定、承认、保护和促进基本人权及自由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正是由于这些组织发挥作用，越来越多的国家正接受报告它们国内人权状况的义务，同意它们的公民有权向多边机构申诉，允许调查。但要健全现有的监督方式使其完善，还需大量努力。

西班牙政府在继续发展其宪法条款的同时，愿意继续与保卫人权的国际体制合作。在联合国体系内，今天我们第一次参加了人权委员会的工作，我们非常重视人权委员会的任务。

本届联大将考虑针对酷刑和其他残酷、非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的公约草案，人权委员会刚把草案提交大会，我国政府非常重视这一草案，相信草案已具备通过的条件，仍然存在的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并在本届联大通过公约。

一个和平稳定的世界需要一种更公正和平衡的经济、社会秩序、改进和重建国际经济关系是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

国际经济正遭受一场最深刻的危机。危机是全球性的，因此解决方法同样必须是全球性的。

确实，某些国家的状况比去年有所改善，这归功于许多因素，包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范畴内的活动的增加和国际贸易逐步回升。然而欠发展国家依然受到危机十分严重的影响。

外债不仅仍是许多国家发展的主要障碍，外债还威胁着国际金融体系的存亡。西班牙愿意考虑任何能为解决这一难题提出新意见的建议，同时也注意现有谈判渠道，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能提供的建议。但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不能只从金融的角度去考虑。

美国的高利率吸引大量资金流入美国市场，迫使其他国家汇率上升。这仍然是经济恢复的另一个路障。它妨碍国际贸易，加剧了债务国的困难。保护主义倾向又在国际市场抬头。这样就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使发展中国家无法偿付外债而又实现经济进步。

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不得不对付经济危机的同时开拓新途径，使其公民在民主基础上参与国家事务。正是由于民主制度使得这些国家实施的调整措施没在其中许多国家引起社会政治动乱。有人曾预言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导致衰退的政策保持过久，社会可能爆炸，不可收拾，后果将遍及整个国际社会。

正如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指出：

“如果我们不认真迫切地处理目前的经济问题，我们就无法将这些问题完全控制在经济领域中。在我们这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里，贫困的人民不断地遭受各种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这不仅是对国际良知的挑战，而且威胁国际局势的稳定。”（英文本 A/39/1, P. 9）

我们大家都应吸取这一危机的教训，就是说世界经济独立性及经济、政治现象密切联系趋向是不可逆转的。

西班牙面对经济危机，不得不进行调整。同时西班牙必须进行民主过渡和巩固自己。西班牙同情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处境。根据这些想法，凡是旨在减轻危机对这些国家影响的双边或多边谈判，我国政府已授权参加。

通过发展合作方案，紧急援助、训练与研究、粮食援助，联合国在消除欠发达现象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相信，在目前的情况下，联合国应起更重要的作用。这方面，在本届大会上如能最终发起全球谈判，可以成为找到长期解决目前危机最适当的办法之一。

我本想在发言中，着重谈谈国际社会在走向基于安全、尊重人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共处道路上所面临的三大挑战。然而，现在我要谈一谈我国政府特别感兴趣的一些区域问题。

我国依旧对中美洲的事态发展感到关切该地区公民的生活条件和安全仍在恶化。我们一再表明，我们认为引起该地区长期危机的原因是不公正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而我们所注意到的向军国主义化发展的倾向只不过加剧了形势的恶化并且有可能把巴拿马地峡变成地方性对抗的地区。

另一方面，把国际冲突和国家之间的分歧置于主要大国全球性对抗范围之内的倾向不仅对克服目前这场危机以及解决影响着中美洲国家的老大难问题是一种障碍，而且威胁到了世界和平。

自1983年初以来，西班牙根据联合国载明的不干预、不干涉、不使用武力和威胁使用武力和真正尊重人权的原则，一贯积极支持孔塔多拉集团国家的和平倡议及为达成地区性协议所作的不懈努力。

西班牙感到本身与该地区密切相关并且特别注意到当地居民渴望和平和幸福的愿望。因此，我们感到高兴的是，我们作为其成员的西欧和我们与之有兄弟关系的中美洲正在开始建立友好关系。我们认为欧洲应当不遗余力地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做出努力为争取可能的和平和理所当然的繁荣做出贡献。在这方面，我们认为蒙赫总统的倡议极为重要。它将在本周末中美洲五国、孔塔多拉集团四国、欧洲经济共同体十个成员国、西班牙及葡萄牙外交部长会议闭幕时结出硕果。我们希望它能有助于这些目标的实现。

在南大西洋，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前途是继续引起国际社会关切的一个主要问题。除此之外，它还是联合王国和阿根廷关系紧张的根源。我们敦促两国政府通过谈判解决它们之间的主权争端，以便按照联合国决议，使阿根廷的领土完整得以恢复同时适当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

由于历史、政治和文化传统的原因，任何发生在地中海地区的事都和西班牙有关。我国政府特别关注马格里布地区的问题和事态发展。我们相信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毛里塔尼亚的兄弟友好条约，以及摩洛哥和利比亚的同盟条约并不是产生两个敌对轴心，而能导致马格里布的日益团结，并促进和平。我们继续认为只有撒哈拉的冲突获得解决才能实现这种和平。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明确制定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原则和手段。我国政府将不遗余力地努力根据有关各方或上述组织的要求进行合作，只要这种合作有助于该地区的公正及和平。

塞浦路斯问题继续成为东地中海紧张的根源。我们再度呼吁，有关方面应达成妥协以保证塞浦路斯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使得在那里居住的希土两族和平共处。

去年在同一个讲坛上我清楚地表明了西班牙政府对黎巴嫩悲剧、巴勒斯坦问题和伊朗—伊拉克战争所持的立场。我将不再重复我说过的话，但是我感到我应谈到最近的一些事件，因为这些事件可能对中东问题的演变产生影响。

在黎巴嫩我们最近目睹了震惊人类良知的残忍和痛苦的事件。但是即使在沉重的悲哀之中，黎巴嫩人民再次肯定独立、主权和民族特色的精神丝毫没有受到损害。对于黎巴嫩人最近走向缓和的努力，我们必须表示赞成，这种努力得到了许多阿拉伯国家的支持，要特别提一提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

巴勒斯坦人民的特性日益得到保障，但是他们仍不能享有他们的权利和家园。最近，除了象中东这种极为复杂的问题必然引起旧有的困难外，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内部普遍存在着某种思想混乱和分裂的状况。团结和完整的安全是通过谈判达成公正和持久解决办法必不可少的条件。

我们必须重申，这种解决的基础必须是从所有阿拉伯被占领土撤退，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和这个地区所有国家的安全，包括以色列在内。但是，如果以色列政府不放弃其定居点政策，很难开始实现和平。

伊拉克和伊朗的战争迫使我们再次象以前那样向两国领导人发出呼吁，他们应该表现出必要的灵活性，结束在过去四年中给两个友好国家的人民造成了悲惨后果的冲突。我们相信，应该达成妥协使两国和平共处并且维护各自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虽然我们知道敌对状态扩展到海湾地区造成生命财产损失，无法和其它地方的交战各方遭受的伤亡破坏相比，但是我们还要求保证第三世界的船只可以自由、和平地通过这些水域。

其它地区也有使我国政府继续感到关切的问题。根据我们所支持的联合国关于阿富汗和柬埔寨局势的决议，我们相信外国部队的撤退是两国人民自由地选择最符合他们利益的政治制度的前提。

关于南部非洲的问题，我们对于恩科马蒂协议和导致卢萨卡妥协的协议和会议，抱有希望、现在乐观还为时过早。但是，见到这些事态的发展和最近南非和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人的会议，我们必须鼓励立即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使纳米比亚迅速获得独立和停止对安哥拉和其它非洲前线国家进行侵略。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必须谈谈对我国有直接关系的问题。我国政府正在努力解决直布罗陀的违反潮流的局面。直布罗陀是欧洲大陆残留的唯一殖民地。西班牙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以和平手段和不断与联合王国对话恢复直布罗陀的领土完整。西班牙政府重申，在今后谈判中，一定保证尊重直布罗陀人民的合法利益。

今年四月，我国十分荣幸地接待了秘书长。我国政府谨再次感谢他所进行的不事声张和尽心竭力的工作。对秘书处的有效领导，对其设法解决塞浦路斯、阿富汗、两伊冲突等这样棘手复杂问题所表现的坚忍精神，表示赞扬和支持。

我们有机会认真考虑《宪章》所尊奉的多边体系，我们身处不断变化的世界，我们要考虑多边体系给予我们的种种机会及其本身的局限性。

现在，让我们通过在本届会议中我们要努力设法建立一个更安全、繁荣和自由的世界，哪怕是很小的贡献。

达纳巴兰先生（新加坡）：请允许我祝贺主席当选为三十九届联大主席。他富有才干，正直随和，对联合国具有广泛的经验，不懈地为本组织服务，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他一定会很好地为所有会员国服务。我相信，在他的领导下，大会进一步推动联合国目标的能力将会提高。

在联合国创立四十周年行将来临时，国际关系的不断动乱加强了需要提高联合国的效能，加强国际和平与稳定的迫切性。新的冲突纷纷出现，旧的问题却依旧固吾。我国代表团很难看到有哪一个政治问题或哪一种政治局势可望及早得到解决，很难看到有一丝希望愿意尽早开始谈判。

中东的局势依然严重。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仍可望不可及，巴勒斯坦人民仍未恢复自己的家园。黎巴嫩继续为外国军队所占领，为说服外国军队撤出所做的一切外交努力都未能成功。两伊战争愈演愈烈，没有结束的迹象。

苏联和越南的军队仍然非法占领着阿富汗和柬埔寨。但民族主义抵抗力量却使侵略者付出了重大的伤亡。它们通过积极和坚决的反抗，肯定会使占领军损失惨重。我们敦促苏联和越南听从国际社会要求它们撤出占领军的呼吁。

南非态度顽固，无视联合国的许多决议，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致使纳米比亚问题陷入僵局。我国政府认为，应当根据联合国的决议——特别是安理会第435（1975）号决议使纳米比亚问题得到解决。

南非最近举行的三院议会多种族议院和印度议院的选举如所预料没有得到多少支持。在该两种人中有投票资格的人中，只有百分之二十参加了投票。南非企图在议会中装饰出一种象征性的表达政治观点的声音，作为一种走向平等的进步，

这种手法完完全全失败了。 占南非人口大多数的2,000万黑人仍然被剥夺了参加政治生活和决定自己前途的合法权利。

除了这些政治问题之外,非洲大陆还在经历着一场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由于广泛和长时间的干旱,沙漠化加速以及过去三年来世界性萧条的影响,这些问题已经危及到了千百万非洲人的生存。 这种情况要求整个国际社会协同一致努力,同有关的国家组织合作来扭转这一有可能会带来巨大灾难的局势。 今年五月通过的关于非洲经济与社会危机的非洲部长会议经济委员会提交的特别备忘录陈述了诸位负责经济发展与规划的部长们的观点和建议。 在制定计划和远景规划以减轻这千百万非洲人的痛苦时,应对这些观点加以适当的重视,并提供适当的支持。

今年,我们欢迎文莱国加入联合国。 文莱是本十年中被接纳的第十七个新会员国。 在七十年代接纳了二十六个新会员国;在六十年代接纳了四十三个。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获得独立,接纳新会员的速度明显地减慢。 国家独立几乎在全世界实现。 当然,也还有不正常的情况。 巴勒斯坦和纳米比亚人民仍在为独立进行斗争。 柬埔寨和阿富汗已成了帝国主义的受害者。 但是,大多数国家获得了独立,这已是新的国际现实的一部分。

这一多数中的大部分国家在独立之后的经历并不是很妙的。 前途不佳。 穷国与富国之间的鸿沟正在扩大。 除了技术落后,机构效率低、人民四分五裂和人口庞大这些旧的负担之外,已增加了天文数字式的国家债务。 它们已上了严峻的一课,即摆脱外国统治并不一定意味着能保证较好的生活。 在一些国家中,普通人民被迫在生存线上挣扎,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自相残杀的争端使数百万人丧生,洪水、饥荒和旱灾夺去了数以千计的人的生命。 在这些国家中,“独立”是一个不当的字眼。

倘若我们要说实话,我们就得承认,人为的灾难比自然灾害造成了更大的破坏。 殖民当局的撤出尤如打开了潘朵拉盒子,放出了麻烦的边界纠纷、增长的人口、意

识形态的分歧、宿怨和狂妄的野心，这一切在新独立的国家间引起了一系列复杂混乱的争端和冲突。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曾经爆发过一百多次武装冲突，其中有大约四十次较大的战争。这些冲突已使2,600多万人丧生。这些冲突大部分都是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大国的全球竞争和小国的要求，此种冲突已加剧并更加复杂。

贫穷已使独立成为一个付出极大代价才能取得的胜利，如果没有经济发展，对许多人来说，自由不过意味着一贫如洗，政治独立降到每年一次在联合国的投票。

我们并不是注定要受贫穷和冲突之害，但形势自身不会改变。对过去错误的道义愤慨不管多么有理，它仍不足以成为我们为人民创造更美好生活的基石。富国、前殖民国家不再会很容易地为我们的呼声所打动，由于受援国不能自助，就连使它们向第三世界提供援助的善意或负疚之感也已减少。富国也有自己的经济问题，因此，这些国家内出现了强大的保护主义潮流，威胁着要抑制在工业化中已取得了一些初步成功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

采取掩盖得很拙劣的保护主义措施，这些措施经常是用来保护那些与第三世界相比效率低而生产力差的工业，这就暴露了富国的虚伪。富国想以种种口上表示关心来使自己的良心得以平静，但它们显然不准备作任何牺牲使第三世界获得成功。第三世界只有通过生产和出口才能获得经济增长和发展，但富国并不打算在平等合理的基础上与第三世界开展贸易。它们坚持保持不利于穷国的贸易条件，以此来消耗其数量之大不可比拟的世界资源。

发达国家中短期的经济和国内政治利益不可避免地超越那些生活在一个互相依存的世界所有人的利益。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富国不愿采取一些政策来迅速减少阻碍国际资本流通的巨额预算赤字；与此同时，却要求穷国采取那些要避免饥饿只有自杀的政策。

我们也知道，甚至呼吁富国考虑自己的利益也不是一个好办法。除非它们购买我们的产品，否则我们就不可能成为它们产品的消费者，这是不言自喻的。要想购买，我们必得先挣钱。北方的繁荣取决于南方的生存能力。但是，当穷国在某些时候被承认为重要的消费者的时候，生产和消费的经济关系自身还不足以保证资本和技术从富国流出。

技术发展也削弱了竞争性生产中丰富廉价的劳力的重要性。生产技术即将在诸如机器人和生物工艺等领域内取得突破，但只有北方的更成熟的经济才能充分受益。新技术的产品也使第三世界国家的主要产品受到威胁。由于这些原因，富国流向穷国的投资也就不太有吸引力。贸易格局的改变以及发达国家相对的有利地位，使富国更容易在彼此的市场投资以保证进入市场的机会。所有这些元素意味着穷国和富国之间的鸿沟将扩大而不是缩小。

欲在这一时期有所作为，我们必须正视某些现实。经济强国将继续决定着世界经济的方向，政治独立并没有改变大国和小国之间、富国和穷国之间的权力关系。

要采取任何行动都必须以这种现实为出发点，世界绝不会因为它不公正就会改变。我们面临的窘况是，弱国和穷国如何才能掌握改变国际秩序的手段。

在我看来，为摆脱软弱和贫穷的循环，穷国普遍采取了两种方法。第一个是依靠扩大国际组织的范围，这个概念是由大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创立了联合国体制而启发出来的。自1964年在日内瓦召开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大会（贸发会议）以来，我们已开过五次这样的会议，最近一次是去年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在同一时期内，不结盟运动也在达喀尔、利马、德里和其他地方召开了关于经济问题的会议。我们在联合国发起的关于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南北全球谈判中也做出了努力。今年，大会将再次通过关于经济问题的决议。除个别例外，这种努力的记录是一个失败的记录。

第二个是意识形态的方法。有人认为，多数人贫穷的根源不单单是国际体制的结构，而是作为剥削中心的新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国际体制吞噬被剥削的外围的

财富。 据此观点，革命将使我们自由。 这是一种谬论。 关于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可以超越国界以及阶级斗争可取代国与国之间的斗争从而导致和睦与合作时代的信念已被明确证明是错误的。

正如柬埔寨人民和许多其他国家人民化了代价才认识到的那样，一种意识形态体系并不比另一种高明。 饥饿、苦难和贫穷并不会根据意识形态对对象有所选择，也不承认阶级原则。 社会主义者还相互剥削。 社会主义国际体系也分为被剥削的外围和剥削的中心。 所有第三世界国家，不论其社会制度或政治信仰如何，都必须承认这一事实。 不这样做只会招致另一种帝国主义的剥削。 意识形态和道德愤慨或者幻想一样，并不能改变政治结构或者抹杀经济现实。

不存在着什么悲观哲学。 就弱小国家而言，现实主义不仅意味着接受抑制，而且还意味着承认机会。 我们必须接受现存的国际经济政治体制结构。 但是，这一结构是处于一种不断演变状态中的动态结构。 回顾一下过去，我认为显而易见的是弱小国家只要有意志、有能力灵活地利用强国之间关系格局变化提供的机会就能取得胜利。 我们必须学会利用现存的国际经济体制结构并对它加以改革以打破贫穷的恶性循环，为我们的人民争取一种更好的生活。

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呢？动员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型国际组织，比如不结盟国家运动和77国集团如果能得到巧妙的指导是能够提供取得具体结果的政治力量的。第三世界联合起来能办到的事是任何单独一个会员国所远远不能及的。 但是，总而言之，不结盟国家运动和77国集团都存在着过多的各各相异和相互冲突的利益以及无关宏旨的目标，以致不能采取决定性的行动或者和建设性地工作。 要克服这种大型组织的弱点，我们首先应当把我们自己组织成一些具有相同特点和共同利益的小型区域性集团。 我们必须在更大的国际舞台上建立许多更小的安全和共同行动区。 这种区域性集团能够成为为更大的国际组织提供坚实的基础并使之能在增进第三世界利益方面发挥更有效的作用。

其次，我们不应当允许我们人民的进步受到民族主义虚荣、盲目仇外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引诱的束缚。我们应当敢于加入国际经济体系，因为这一体系是把我们从贫穷中解救出来的唯一资金、技术和管理技能的来源。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在什么方面无知，这并不是俯首贴耳或者依赖别人，而是为了独立起来，接受竞争性、不断演变的国际经济体系的挑战。我们必须加入这个体系，熟悉它的规则，利用它的规则来最好地为我们服务。如果我们首先团结起来，我们就能不冒任何风险做到这点。

我上面所说的方法不是学究式的。我知道这个方法是可行的，因为它过去行通过。我国属于的东南亚国家联盟组织在很多方面已是第三世界多样化的缩影。

要找到比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更多样化的组织，是不容易。我们的宗教、政府制度、历史、文化、种族和语言都各各不相同。战后期间，所有东盟成员国相互之间都曾发生过冲突和争端。

但是，我们还是能够既往不咎。历史上的争夺被撇在一旁。我们倒是强调了看到我们共同前途的积极远见。我们已学会了在我们真正分歧和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平等相待。我们并不在我怕你或你怕我的恐惧中生活。

东盟的最大成员国印度尼西亚在这方面发挥了特别的作用。印度尼西亚没有试图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东盟组织，而是基于平等和相互磋商与所有成员国共同合作。我们都采取了主要以市场力量为基础的面向出口的经济政策。我们并没有骄傲得而不向他人学习，而是允许私人资本、技术知识和专业人员比较自由的流入。我们不允许破坏性的野心或空洞的思想意识使我们偏离我们认为我们的共同利益。

也许最重要的是，我们不允许东盟成为我们所有人的拐杖。我们最终都承认，决定国家福利的是国家的行动。集体恢复力的基础是国家恢复力。我们不指望东盟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东盟的团结和集体行动提供了各个成员国可在其中决定自己前途的构架。东盟成员国的稳定造成了有助于发展的信心环境。

严峻的经济现实是，进步之路应更有效，更有竞争力并且更富有成果。这样才能提高我们产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

东盟的集体经济外交联合和指导力图建立尽可能开放和自由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努力，以此来影响对我们利益有关的北方工业中心的政治和经济决定。如果我们单干的话，我们就无法作到这一点。

我们通过集体和务实行动建立起的自信心，使我们能抵制外来压力，把自己的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且力图积极影响我们周围的环境。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影响我们未来的力量。这就是我们在柬埔寨问题上，在我们与发达国家和主要大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上以及在一些其他问题上采取的行动所具有的更广泛的意义。

我已谈了一些在东盟中我国和我们的伙伴的经验，这倒并不是狂妄自大，也不是因为我认为我们的经验是独一无二的。的确，我列举了东盟之例来说明第三世界可以作什么，这正是因为我不认为我们的经验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做了有些人已经做过的事，只要国际社会的大多数都能振作起来，他们同样也可以作到。

哈拉拉姆博普洛斯先生（希腊）：首先，让我向卢萨卡先生当选为联合国大会主席的崇高职务表示我们最热烈的祝贺。在这国际矛盾日益尖锐的时刻，他杰出的才能，丰富的经验和在联合国内长期的卓越表现是他能有效地和成功地行使他繁重的职责的最好保证。

我还要向即将卸任的主席，我国忠诚的老朋友伊留埃卡先生在过去十二个月中的杰出表现表示祝贺。

我们的秘书长忠于职守，在为和平事业和联合国正常工作服务时表现出了显著的积极性，这也是值得我们祝贺和感谢的。

最后，我要对联合国最新的会员国文莱国表示欢迎。祝愿文莱人民和政府幸福和成功。

欧洲共同体部长理事会主席，爱尔兰外交部长彼得·巴里先生已经雄辩而清楚地向大会阐明了共同体十国对我们当今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所持的立场。因此，我将把我的发言集中在某些我国特别重视的具体问题上。

希腊政府和大家一样，也对和平受到威胁和破坏表示关切。我们对于一个小国能对如此规模的世界事态发展产生多大影响并不抱幻想。然而我们认为，任何国家，不论其潜力如何，都负有重大责任，促使国际上认识到对和平的需要，特别是在核军备竞赛已经达到惊人程度的时代更是如此。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总理与阿根廷总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墨西哥总统，瑞典首相和印度总理一道共同呼吁冻结生产和研制核武器。

然而，希腊政府并不是仅限于向超级大国发出呼吁，它与希腊的邻国一道一贯坚定不移地寻求在巴尔干建立无核区。为了促进这一无核区的建立，1984年1、2月间在雅典召开了第一次巴尔干国家专家会议。我国政府十分重视这些努力并准备坚持下去。希腊非常高兴地看到旨在进一步发展巴尔干国家之间现存友好睦邻关系的巴尔干国家间的对话因包括了安全因素而更加丰富了。我国政府还坚信，定于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第二次专家会议将给这一崇高的努力以新的动力。

但核裁军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常规武器的破坏力已达到如此巨大的程度，要是上次世界大战时它们就具有这样的破坏力的话，那么很难想象人类会是什么样子。在估价常规裁军的重要性时，我们应该记住在这方面的不平衡是许多国家求助于核武器以自卫或谋取优势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既然军事聚集是由于猜疑和一种不安全的感觉得所引起的，那么显而易见，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世界上所有国家，不管是否加入军事联盟，都应该坚持不懈地促进相互之间的缓和和理解。有必要普遍支持所有的和平倡议，不管是谁提出的，这一点是怎么强调也不会过分的。

在世界和平的主题上，我要向不结盟运动表示敬意。尽管那些悲观的预言家们经常预言它的消亡，然而不结盟运动却日益兴旺，并且坚持不懈地努力，给一个充满冲突的世界带来了温和。

希腊外交政策的另一个主要目标是巩固地中海的和平与促进合作。 尽管我们不遗余力地争取实现这一目标，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事态的发展常常与此背道而驰的。地中海一些充满紧张局势的地区尚未消失。 外国军队仍然占领着不属于他们的领土，同时企图用保护者的面具来掩盖其征服者的嘴脸。 令人感到宽慰的是，国际社会有能力识破这种欺世盗名的花招。

塞浦路斯问题是个非常典型的问题，它的解决受到外部干涉的严重阻挠。 但愿形势能够改善，那么我也不必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了。 多年来，这一问题一直被列入联合国议程，联合国通过其各种机构多次重申了国际社会在这一问题上的毫不含糊的立场。 然而，尽管联合国一再指出了正确解决问题的方法，土耳其武装部队仍然继续占领着塞浦路斯共和国领土的很大一部分，侵犯了独立的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 我不得不再次提请本届大会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土耳其没有执行联大的许多决议和安全理事会的许多决议。

秘书长最近根据他的斡旋使命发起了一个新的倡议，以求找到一个公正而有效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办法。 安全理事会最近通过了第541(1983)号和第550(1984)号决议，再次肯定了秘书长的使命。

希腊人和土族希人之间有着历史悠久的种族和文化联系，所以希腊和塞浦路斯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关系。 由此，希腊非常关心地注意着这一倡议的发展情况。 我们政府已一再声明，完全支持秘书长。 我们祝愿他在执行这一困难的任务中取得成功。塞浦路斯政府已经对他倡议的所有部分作出了最为积极的反应。 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两族将于10月15日开始一轮新的会谈。 我们希望，在即将举行的会谈中，土族方面将和希族塞人一样作出积极的反应，以便在解决这一充满危险的国际争端方面取得进展。

然而，占领塞浦路斯不是唯一的违反国际法和东地中海秩序的事件。 过去常常威胁和平的中东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这即使是在今天也在该敏感地区引起危险的紧张局势。 这一地区对我们国家来说尤其重要，不仅是因为地理上的接近，而且是因为我们和阿拉伯世界保持着传统的友好关系。

当然，问题的因素是人所皆知的。我们政府的立场也是人所皆知的，并且在过去已多次声明了。我们认为，取得和平解决的基本先决条件是以色列撤出其1967年以来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当然，这种占领是完全违背许多联合国决议多次表达的国际社会的意愿的。我们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包括建立自己独立国家的权利在内。我们相信，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巴勒斯坦人民解放组织（巴解组织），作为和平谈判的正式成员，可以发挥重大作用，和平谈判的进行应该由所有有关各方参加。

我们政府特别重视占领区内居民的安全和尊重他们的人权，而他们的人权在过去17年中经常被侵犯。同时，我们相信，应该放弃所有会导致改变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占领区的法律地位、地理与自然条件和人口组成的行动，应该取消所有单方面的措施和既成事实的情况，因为它们违背国际法，是和平努力的主要障碍。和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一样，我们毫无保留地支持以色列在国际上承认的边界内安全生存的权力。

黎巴嫩的局势是中东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内最近的事态发展也许能使人们对它的前途感到乐观。尤其是，民族统一政府已经明确表明它坚决愿意恢复民族协商一致。我们衷心希望，基本的努力将会取得成功。

我们政府支持所有能确保黎巴嫩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恢复其政府对所有黎巴嫩领土主权的事态发展。在这一方面，以色列应该不加任何拖延地从黎巴嫩南部撤出其占领部队。

希腊政府对两伊战争的旷日持久深表遗憾。战事蔓延之广已给交战双方带来严重的人民痛苦和物质损失；特别是因为设置障碍妨碍了海湾的自由通行，未卷入冲突的第三国利益也遭到严重危险，对此我们尤感关切。希腊再次呼吁双方停止战争，为寻求公正而体面的解决开始谈判。

阿富汗和柬埔寨仍然处在外国占领之下，这是我国政府对亚洲局势感到不安的另一原因。我们强调有紧迫必要，要求外国部队撤出这两个国家，实施联合国的

有关决议，谋求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从而使阿富汗和柬埔寨恢复独立和不结盟的地位并同时让阿富汗和柬埔寨人民自由选择其社会和经济制度及政府形式。

在南美，去年年底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阿根廷恢复了民主。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应该向阿方辛总统及其政府提供其所需要的援助以巩固法治克服军事独裁政权遗留下来的严重的经济困难。我们希望阿根廷树立的榜样将得到该地区内其它一些国家的仿效，这些国家仍处在独裁的，甚至常常是专制的政权的控制下。我们特别关切的是智利在恢复民主方面毫无进展。该国在1973年的军事政变之前曾享有拉丁美洲最为真正的民主政府。我国政府强烈谴责人权在智利遭到严重侵害。我们坚定不移地支持为争取祖国恢复民主而斗争的政治力量。

另一方面，中美洲的局势仍然十分严重。我们坚信军事手段不能解决该地区的问题；只有通过该地区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己提出的政治解决办法才能解决各种问题。毫无疑问，我们对严格尊重人权和在必要的地区建立民主条件寄予最大的重要性。我们还希望强调孔塔多拉集团提出的各项倡议是至关重要的，其中包括孔塔多拉文件。该文件已取得这一地区国家的赞同，如能切实实施必将大大促进中美洲危机的解决。

明年我们将庆祝联合国四十周年。在过去几十年里，随着各个附属领土纷纷获得独立，联合国的会员国已增加了两倍。一些领土完全是通过和平途径取得独立的；而另一些领土则是在经过艰辛和流血斗争之后才实现人民要求人权和政治权利的自然愿望的。我们真挚地希望尚处于殖民统治下的几个领土能尽快通过和平途径获得独立。

我希望更具体地谈谈纳米比亚的问题，既然联合国目前正积极努力，致力于该问题的解决。南非无视大会屡屡发出的一致呼吁，继续统治着纳米比亚。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已为各方接受，为纳米比亚人民争取独立和在联合国的监督下通过自由选举决定其未来的努力提供了基础和必要的办法。如果该决议迄今为止尚未得以实施的话，其责任并不完全在南非一方。归根结底我们所有人都负有责任，确保使比勒陀利亚政府不能无限期地置国际社会的意愿于不顾。

南非的胡作非为并不局限于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它还顽固推行非人道的种族隔离政策，使国际社会义愤填膺，遭到了普遍的谴责。任何歧视，不论其出现的方式如何，是种族的还是其他形式的，都是不可接受的。当然，当歧视成为法律许可的作法，剥夺了绝大部分人民的最基本的人权和政治权利时，那是愈加不可接受了。同样应受指责的是南非力图永久维持种族隔离，一方面试图建立一些徒有虚名的政治实体，另一方面通过给予黑人大多数的某些阶层一些有限的权利，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分裂黑人大多数。我们谴责家园政策。由于推行了这一政策南非的黑人人口已被分离四方。

在我结束有关非洲问题的这一部分发言之前，我要着重指出非统组织在促进非洲国家的合作。以及在加强其成员国在经济政治领域里的民族特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事实证明，该组织是促进非洲政治稳定和进步以及加强世界和平的一个重要因素。

人权领域里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就签署一项反对酷刑的公约取得了一致意见。该项公约已递交给大会本届会议通过。希腊积极参加了公约的起草工作。它欢迎人权委员会的努力取得了成功，并认为通过这一公约将是反对酷刑的一个重要步骤。我们真挚地希望它将充分受到所有各方的尊重，而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意向表述。

在更泛泛地谈论人权时，我要强调指出，我们对人权尊重问题的注意不应成为权宜之计。我们确实要沉痛地悼念那些受害者，这样才能取得一个双重标准，把我们的注意力和关心集中在那些这种标准在政治上说对我们每个国家都很适合的国家 and 地区。

十分不幸，南北对话没有证实一些人的期望，他们希望对话会导致更公平的经济秩序。困难的国际经济形势、大多数发达国家经济缓慢的复苏节奏可能是这一不幸的主要原因。尽管最近做出了一些努力，可是还不太可能开始全球谈判。

我们应继续共同努力，直至达成这一目标。然而，很明显，发达国家要起到主要作用。我国政府将为此做出最大贡献。

希腊对别国的关系以及对总的国际形势，其外交政策的特点一直是严格遵守国际法和国际条约，做为我们政策基石的《联合国宪章》，也许是迄今所制定的关于国家关系的最佳行动守则。它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另外一个原则是放弃武力及和平解决争端。希腊政府非常重视这一原则。一旦它能够被普遍接受，那末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人类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就会在对话与谈判中得到解决。

不幸的是情况并非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指责联合国的失败和不足——垮台。

希腊充分意识到，联合国没能够满足世界人民的希望，没有满足他们特别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悲惨的经验后对和平、自由与安全的需要。

然而，我们准备参加那些根据不足的谴责和一窝蜂而起的判断。正象铁链的强度决定于它的环节的质量，联合国要想更加有效率，就必须取决于其会员国的意志。因此我国政府坚信，鉴于联合国四十周年将至，我们的共同目标应是找到加强它的方法而不是批评它的理由；寻求加强其原则的执行方式而不是试图无视它们；总之，以诚意相合作，使联合国能够完成其缔造者赋予它的任务。

主席：（我感谢希腊外长阁下的重要讲话。）

请允许我提醒各位，根据大会第34/401号决议，行使答辩权的第一次发言限制在10分钟之内，第二次限制在5分钟内，而且代表们应在自己座位上发言。

阿根廷共和国代表希望行使答辩权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巴尔博萨先生（阿根廷）：阿根廷代表团仔细地听取了今天下午联合王国英联邦及外交事务国务大臣在大会发言中关于马尔维纳斯群岛的意见。

在行使答辩权的时候，我想提出下列意见。杰佛里先生说道，目前的阿根廷政府对1982年的好战时期不负责任，但是那一时期所产生的后果不应该被抛在一边。我国代表团想要知道国务大臣这番话的意思。他这番话是否表明，联合王国有意克服这些后果，或只是想更加加深这些后果？如果联合王国政府的真正意图是要克服这些后果，那么，为什么它拒绝就产生目前局势的根源的实质进行谈判？

导致进行在伯尔尼的双边会谈的总进程是建立在如下想法之上的，即在双方之间进行一种没有确切议程的政治性非正式对话，这看来是一种最好的方法，来克服所表明的敌对立场之间的矛盾。

阿根廷代表发现自己面对着英国代表团出乎意料的僵硬态度，这违背了通过两个提供保护的国家，巴西和瑞士，所安排的进行一次双方同意的非正式对话的精神。当时的意图是要举行一次对话，以便就谈判机构达成协议，并进行一次不限定议程的对话，按照一种能够讨论问题的现实的程序——我重申，全部的——即所有使双方分裂的问题。出于逻辑和政治理由，以及基本的现实主义的需要，很显然主权问题不能回避。

否认这一问题或拒绝把它列入议程，表明英国事实上设法对这些对话强加条件。伯尔尼会谈的唯一具体结果是，英国拒绝甚至讨论能够在将来讨论主权问题的方法，大家记得，大会和安理会决议正是呼吁进行这样的谈判的，英国的意图现在很清楚，不遵守国际社会向它作出的这一呼吁。

至于联合王国国务大臣所提到的自决原则，我们想问问他，这个决定权应该在谁手里？是在几个住在被他们占领的阿根廷领土上的英国居民手里吗？这些英国居民没有与任何人商量取代了被赶走的阿根廷人。大会已经就这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并写进了各项决议之中。

我国代表团想再次明确表示，阿根廷寻求并希望进行谈判。这是解决争端的唯一方法。事实上，这是《宪章》为我们规定的责任，并且联合国也多次加以重申。然而，如果要进行真正的谈判，这些真正的谈判必须包括这一问题的中心，即，主权问题。

工作安排

主席：在宣布休会以前，大会主席要求我提请代表们注意下列问题：大家知道，主席先生非常希望能够及时召开会议。不幸的是，有些已经在这里发过言的国家元首同时另有公务在身，不可避免地拖延了会议的召开。这样的拖延在将来可能更加经常，因此，主席先生希望明天上午10点召开会议。如果各代表团遵守这个决定，使我们所有的人都来参加会议的话，我们将感到非常欣慰。

我也想提请各代表团注意，出于种种理由，未能来参加会议的常驻代表应该指定他们代表团中的一位官员出席，以使我们能够获得所需要的法定人数。

下午7时05分会议结束。